



神
裝
架

1980. 2.

目 录

小 说

- 有这么一个小伙子……………湖北日报社林 木（1）
身 世……………卢元灼（22）

诗

- 千古奇冤喜昭昭……………木 森（31）
历史自来人民写……………林文兵（34）
奉劝贵君遏馋瘾……………杜开庆（35）

阅 读 与 欣 赏

- 遼密群科为四化……………晖 文（37）
读《乔厂长后传》……………方腊全（42）
关于“望洋兴叹”的解释……………郟西宣传部付承江（44）

词

- 寄语青年朋友……………松 岩（46）
答友人……………杨世民（47）

浪淘沙.....朱诗章（49）

小 品

读书二则.....松 岩（50）

三点经验.....郟西宣传部付承江（54）

上下之间.....解放军某部林 榕（55）

讨价还价.....解放军某部林 榕（57）

有这样一个共产党员.....松 品（59）



神农架林区趣事拾零.....彭亨才（60）

寓 言 两 则

丝瓜与南瓜.....陈 砂（64）

春姑与妮姑的故事.....陈 砂（66）

读一首难得好诗.....广 平（68）

歌 曲

远飞的海燕，你停一停.....向钟麟（70）

封底 春江渔歌.....张美育作

有这么一个小伙子

(小说)

林 木

(一)

傍晚，车站饭店下班了，赵志高草草收拾一下炊具，解下工作围裙擦擦油手，习惯地取下夹在右耳朵上的一支香烟点燃吸起来，闷闷不乐地朝宿舍走去。从饭店到宿舍只需抽半支烟工夫。他用脚尖踢开门，走进去，用脚后跟一撞关上门，又取下夹在左耳朵上的一支烟，熟练地接上那半截，就靠在床上那脏得油腻腻的被垛仰卧着，沉思起来。

住同一宿舍、在旅社当服务员的张斌，乒地一声推开赵志高的门进来，喊道：“‘学习五十四号文件’，就差你一个！”看他不动，就走进来伸胳膊要拉他。

赵志高烦躁地挥着手说：“去去去！我向你发表声明：我这一辈子再不打牌了，我和扑克彻底决裂了。”

“决裂？嘻嘻，决个屁吧！”张斌又伸手要拉他，看他脸色很难看，诧异地说：“咦，这些日子你怎么啦？下班回来就躺着想呀想呀，你快变成思想家啦！”没趣地走了。

要在一个月前，赵志高打牌哪还用得着张斌来找！那时候，赵志高下班总是哼着歌子回来的，嗓音虽粗，哼的却是

电影上很抒情的女声独唱歌曲，特别爱哼《刘三姐》里的情歌。回到宿舍就立即洗头洗澡，刮胡子换衣服，梳了头还要拿小镜子照照仪容，然后带上扑克牌找人玩去。可现在，这个二十六岁的青年突然变成一个老头，脸总是阴沉着，那罩着密匝匝黑胡子的厚嘴唇，一天当中很难启动几次；下班回来，满身油污也懒得洗，就靠在被垛上想呀想呀，想他那理不清头绪也找不到答案的问题……

赵志高本来就够苦恼了，偏偏又来了个“他”——新来的党总支书记。昨天上午，赵志高正在工作间忙着切肉，一抬头看到经理刘大兵陪着一个人从饭店大门走进来。那人约五十多岁，个子不高，身材瘦削，脸膛黝黑，颧骨高突，眼窝明显地凹下去，两眼炯炯有神，嘴上挂着亲切的笑意，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。——是他！这个“广东佬”！赵志高吓得像只兔子，丢下菜刀就溜出后门，装作上厕所去……

“他”的到来，使赵志高那苦恼的心情变得焦灼不安。他一支烟接一支烟地抽着。

张斌又推门进来，说：“快起来！新来的党总支书记到宿舍看大家来了。”

赵志高一听，蓦地扯开被子蒙住头，脸朝里睡下。张斌莫名其妙，正要拉他起来，这时党总支书记周文和经理刘大兵边走边闲谈，走进门来了。

刘大兵喊道：“小赵！新来的党总支书记周文同志看大家来了，快起来。……怎么，病了？”

“嗯，”赵志高在被窝里捂着嘴应了一声。

周文带着浓重的广东口音关切地问道：“什么地方不舒服？”伸手要摸地的头看是不是发烧，“怎么把头蒙这紧

呢，闷坏了！”说着就要揭他的被子。赵志高死死扯住被子不让揭。周文吩咐张斌说：“你到门诊部请个医生来。”

张斌犹豫了一下，走出去了。

周文看赵志高还穿着一双翻毛牛皮鞋，说：“看你睡的！连鞋子也不脱。”就给他解开鞋带子，脱了下来。

周文和刘大兵要等医生来，就在赵志高的床沿坐下，继续着刚才路上的闲谈。

刘大兵说：“哎，你刚才讲的那个青年的故事，还没讲完呢。”

“噢，”周文看他很有兴趣听，就继续讲下去：“那个男青年在我们饭店吃了饭，过了几天就给我们的十二号女服务员来了一封求爱信，第一句话是‘亲爱的十二号服务员同志，我爱你……’你看，连姓名都没搞清楚，就……”他和刘大兵同时笑起来。笑毕他接着讲：“我们的十二号女服务员收到那封求爱信，气坏了，跑来找我，说：‘我过去服务态度不好，你批评我；我改了，热情了，人家却从那方面想，以为我……，还给我写追求信，这、这不是在欺负人吗？我、我不干这一行了！’”

“哈哈……”刘大兵长满络腮胡子的脸笑得通红，“后来又怎么样了？”

“我对她说，热情接待顾客是我们服务人员应该做到的。那个青年嘛，至少是太冒失吧，或者说他思想不够健康吧。我估计那个青年以后还要来的，他来了，你怎么办？她撅起嘴巴说：‘我不理他！’我说，不行，你还要跟上次那样热情接待，这是我们的职责。过了七八天，那个男青年果真又来我们饭店吃饭了。我站在帐房里的窗口看着，我

们的十二号服务员听了我的话，照样热情接待，给他端茶送水，又问喜欢喝什么酒，吃什么菜。那个男青年的眼睛总跟着她转，恐怕是‘醉翁之意不在酒’吧，他一餐饭吃了三个多小时。我看他还舍不得离开的样子，就走出来，到他那个饭桌边坐下和他闲扯，寒暄几句之后，我就小声问他，你给我们的十二号女服务员写了信？本来他喝了酒脸就有点红，这一下子就红得更厉害了。我说，你这样做法可是少见。他吱吱唔唔说不出话，拔腿就跑了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”刘大兵又是一阵大笑。笑毕问道：“什么地方来了这么个宝贝？”

周文说：“我本来想问他是哪里人，在什么单位工作，怕他以为我要告诉他的领导，就没问。既然他不再纠缠，就算了。”

刘大兵说：“要在我们单位出这样的青年，我非整他不可！你应该问明他的所在单位，告诉他的领导，整他！”他一激愤，大胡子脸又红了。

这时，张斌领着医生进来了。

刘大兵推推紧裹被子的赵志高，喊道：“小赵！医生来了，让医生看看。”

被窝里的赵志高慌了，忙说：“我没病，我没病……”把被子扯得更紧了。

“你刚才说病了，现在又说没病，你玩的什么把戏？”刘大兵用劲揭开他的被子，一把将他拉坐起来。

“是你……”周文一看愣住了。

赵志高满头大汗……

刘大兵莫名其妙，问周文：“你们认识？”

“……”周文看此情景不便说。他到底是个做领导工作的干部。至于其中秘密，只有他和赵志高知道。……

(二)

第二天傍晚，赵志高下班后回到宿舍，照样关上门，靠着被垛躺下苦思着。

门被推开了，经理刘大兵走进来，赵志高立即坐起，但又不知所措，只是低着头，掰弄着指甲。

刘大兵那大胡子脸涨得通红。他瞥了赵志高一眼，在地上走过来走过去，显然是在抑制心头的怒火。走了几个来回，他终于站住了，把快烧着手指头的烟蒂丢在地上，用脚一踩，正要训斥他，发现门没关，就走去把门关上，用压抑着的低嗓子严厉地问道：

“你对那个十二号女服务员，还有什么不道德的行为？”

赵志高摇摇头。

“你呀！真是弯了腰的松树成不了材，干这种事情！连姓名都不晓得就给她写信求……求爱，我真替你害臊……”

张斌撞开门走进来，刘大兵挥挥大手赶他：“去去去！”张斌伸伸舌头，扮个鬼脸走了。

赵志高无地自容，两手托着已低到快碰着大腿的头。

刘大兵的话音在继续着：“我不跟你说了吗？你的爱人问题我负责给你解决。可是我找了好几个，人家都看不上你。”他一激愤，不自觉地提高了嗓音，“这都怪你不争气！”但他立即意识到了，不能让门外有人听到，又赶紧压

低嗓子，“你没有个好表现，哪个女孩子会喜欢你呢？……赵志高呀我的赵志高，亏你有这么个好听的名字，你父亲……”他无意中突然提起赵志高的父亲，心头立即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那样疼痛，“你父亲给你起了这么个好听的名字，是寄托着多么大的希望……”一阵悲痛涌上心头，他说不下去了。

赵志高嘟哝道：“我也没犯法，啥了不得！”

刘大兵几乎要跳起来，吼道：“要犯法才了不得？你这个思想再不刹车，可真要犯法哩！”他赶紧走去把门开个缝，看看门口有没有人在听，回身又把门关上，压低嗓子说：“周文同志叫我为你保密，免得你在别人面前难为情，只叫我跟你谈一谈，可你还不接受，……你，你好好查查思想，写个检讨！”

赵志高开头是羞，现在成怒了，跳起叫道：“要批就批，要斗就斗，随你们便！”扭头拉开门，走了。

“你！……你给我回来！”刘大兵气得跳脚，又无可奈何地坐在床沿，直喘粗气。

周文走进来，看刘大兵气成那个样子，问道：“怎么，谈崩了？”

“嘻，我真是操的不是心！”刘大兵泄气地说，“整整十年了，我处处小心关照他，生怕他出事，给他老子丢脸。他老子是个嫉恶如仇的人，临死时把他托给我，嘱咐我一定引导他走正路。他要出个什么丑事，我咋对得起我这个不幸死去的老上级……”

“你是怎样引导他的呢？”周文问道。

“我呀，成天注意着他，他有个什么不对头的，我就克

他。有一次我出去开了半个月的会，回来看到他竟蓄起小胡子来了，把我气的呀！你知道，我一看到那些留小胡子穿喇叭裤，成天东流西窜不干正事的青年，就恨不得踢他两脚！那一次，我硬是把他关在房子里，逼着他把胡子刮掉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”周文仰起脖子大笑起来。

“嘿嘿嘿……”刘大兵以为周文赞赏他的严厉做法，有点得意地跟着笑起来。

周文说：“可是，张春桥说打仗主要靠那些流氓。”

“放他娘的狗屁吧！”刘大兵气愤地骂道。

沉默了一阵，刘大兵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我对小赵确实是处处管得严严的，可总是管不住他，问题还是不断地出。现在的青年，难以管教呀。”

周文深沉地说：“‘四人帮’不但害死了小赵的父亲，也残害了小赵的灵魂，使得他失去了理想。像小赵这样的青年，他们是受伤的一代，我们要同情他们，抓紧给他们治疗，使他们成为战斗的一代。”

刘大兵皱起浓眉，搔搔头皮，若有所思。

周文问道：“你刚才跟他谈，他都说了些什么？”

刘大兵说：“他一句也没说，只是羞得脸通红，低着头，后来一蹦就跑了。”

“好！”周文自信地说：“他知道害羞，说明他有希望。我去找他！”说着就走。

“你晓得他跑哪去了？”

“我晓得。”

(三)

赵志高走出宿舍楼，悠悠荡荡来到老地方——汉江边那棵老槐树下。近一个时期，他苦闷时就独自到这里来，边喝酒边沉思，这似乎成为习惯了。

秋天的夜景很美。月儿挂在东天，夜风徐徐，水面荡起轻波，把映在水里的月亮撕成了碎片，泛着金光。赵志高此刻的心情当然无心欣赏夜景，在他面前出现的是经理刘大兵那因发怒而涨红了的大胡子脸。

在赵志高心里，刘经理并不可怕。他尊敬他，热爱他。因为父亲不幸死去以后，刘经理对待他既严厉又疼爱，就像自己的父亲一样，到底是父亲的老战友。赵志高感到难为情和委屈的是，那件不光彩的事让刘经理知道了，而刘经理并不了解他现在的思想和心情，令他写检讨。这个时候，对赵志高来说，写个检讨并不是痛苦的；他感到痛苦而又不得其解的，是他近一个时期每天下班后靠着被垛苦思冥想的那些事情……

赵志高习惯地摸摸后裤兜想喝一口，发觉每次到这里来时总要带上的小酒瓶忘记带了。他心里悻悻地说：“我再不喝酒了！”他似乎感觉到，不抛弃一些东西，这一辈子是难以混下去了。可是该抛弃些什么东西呢？他望着月下波光粼粼的水面，苦苦地思索着。十二年的生活情景，就像放电影一样，一幕幕在他眼前掠过……

多么不幸的一代啊！赵志高刚踏进社会的门槛，迎接他的是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毒雾朦胧的环境！那时候，他丢下

书本，戴上“红袖头”去参加造反。造谁的反，他也不知道，只是成天轰呀闹的。他是个争强好胜的青年，上街去剪女同志的长辫子和花布衫，说是“破四旧”，别的青年有所畏缩，他拿着剪刀带头冲上去；砸办公室抢什么“黑材料”，他抢先攀着水管顺着墙壁爬上几层楼高的窗口翻进去；打倒这个，打倒那个，拿领导干部戴高帽子游街，他再勇敢不过了。又是什么“大串联”，到老远的地方去游山玩水，坐车都不要钱，反正是“革命”行动，多么痛快……他觉得，革命真是又热闹又好玩。

过了两年，巨大的不幸和打击落到了他头上：他的担任县长的父亲被“革命”的人们打死了。他很悲痛，但不知道该仇恨谁，因为人家说他父亲是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。”他母亲早年去世，上无兄姐，下无弟妹，剩他孤零零一个人，好不悲伤！不久，他连戴“红袖头”的资格也没有了，高中还没有毕业就被当作“修正主义苗子”给赶下乡插队落户去。他挣的工分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，好在父亲的战友刘大兵周济，他才不致挨饿受冻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也随着一起下乡的知识青年一批批被招工走了，赵志高开始想到“前途问题”了。那是第三批被招工的青年走了的当天晚上，赵志高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。和他同床睡着的张斌问道：“你还不睡，想什么呀？”“我在想，人家一批批地走了，我们将来会是什么样的前途？”

“嘻！想那干什么？混出个什么样子算个样子，反正不去当流氓，只要有饭吃，稀里糊涂过，管他什么前途不前途。”

“哪能那样稀里糊涂！”张斌不服气了，顶他道：“那么认真干什么？你父亲吃亏就吃在太认真，耿直，不会拐弯……”

赵志高的心像给针扎了一下：“别说了！”张斌同情地说：“我是听一些大人这样说的。人家这样说，是夸奖你父亲，也是总结教训——血的教训！”……赵志高思想里斗争了一夜，联系到报刊上宣传的交白卷当英雄，知识越多越反动，以及现实生活中对人民有贡献的人们受批判斗争，终于，他接受了张斌的观点——别那么认真，混一天算一天。

从此，赵志高什么也不想，什么也不愁了。但是他的争强好胜的性格使他不能沉默，他只好成天和张斌一起，玩些无聊的把戏。这个聪明的小青年，站在树底下，模仿几种雄鸟求偶的叫声，把那些雌鸟招引来，雌鸟飞来了不见雄鸟，扫兴飞去，赵志高看了乐得哈哈大笑。有时候，他用一根鱼骨头，把这窝黄蚂蚁和那窝黑蚂蚁都引出来，对阵打仗，他当“指挥官”，观看两阵蚂蚁互相厮杀，他感到过瘾极了。有一次他和张斌打赌，看谁能用一斤酒的钱买到两斤酒。赵志高满有把握地拿着酒瓶到副食品公司去，女营业员给他打了一斤酒搁在柜台上，接过他手里一张五元的人民币，到结帐台找余钱来还给他。赵志高催着快给打酒，女营业员说已经打了，赵志高说没有。女营业员看瓶子果然是空的，看他身上，他两手空空，衣袋也没有酒瓶。女营业员诧异了，明明刚才给他打了一斤酒，怎么不见了呢？她百思不得其解，只好又给他打了一斤。站在隔壁商店门前的张斌，看了心里佩服——赵志高竟能在营业员转身去找余钱时，一口把一斤酒喝下去，脸不变色心不跳。赵志高也为此洋洋得意。这件事后来被刘大兵知道了，刘大兵替他向副食品公司赔了钱，回头把他训了一顿。

刘大兵眼看赵志高正往邪路上走，就千方百计通过劳动

局把他招到服务公司车站饭店当工人，放在身边好管教。那个张斌也同时招来服务公司旅社当服务员。

到饭店来工作，赵志高再满意不过了。一是饭碗保住了，再不用刘大兵周济了，况且，按照旧的说法，饭店职工“只吃不拿，逮住不罚”，他可以随意在饭店喝好酒吃好菜不用掏钱；二是一些顾客为了讨到他打菜的“便宜”，一个劲地给他递烟，他也理所当然地接纳，这样，他两边耳朵上夹的，嘴上刁的，手指头夹的，全部都是免费烟，他连抽烟也用不着花钱了。

可是，三年过去了，赵志高什么烹调技术也没有学到。叫他在“白案”组做饭，蒸的馒头掰开里面是面浆，做的米饭烂成稀糊，锅底还有一层很厚的焦粑；叫他在“红案”组做菜，炒的瘦肉片人家咬不动，烧的糖醋鱼却咸得难以入口。顾客提意见，他呵斥道：“吃得太合口味要出修正主义，懂吗！”……为这些事，刘经理不知训过他多少次，他都当作耳边风。

粉碎了“四人帮”，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赵志高却还“不知春”，还是那样稀里糊涂混日子。直到前不久调整工资时公司里进行一次技术考核，他考了个不及格，没有提级，他的思想才触动了一下。但对他触动最大的，还是他的“个人问题”碰了壁。在那动乱的日子里，他只要有酒喝，有烟抽，有牌打，就什么也不愁；实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，他才突然间发现自己已经二十六岁了，唉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青春一去不复回，应该成家了。他的衣着开始讲究了，生活也不再那么浪荡，嘴上还不时哼起《刘三姐》里的情歌，借以表达对异性的追求。可是刘经理给他

介绍了几个对象，人家都嫌弃他，他心里又痛苦又紧张。一个多月前，他外祖母去世，请假回去吊丧，返回时路过春县，在如春饭店吃饭，看到那个十二号女服务员对他很热情，服务很周到，以为这姑娘对他有什么“意思”，他心里痒痒的。他回到单位，在迷惘惆怅而又寄托着希望的心情的支配下，就给这个连姓名都不知道的姑娘写了一封求爱信。过了几天，他又借故请假再到那里去吃饭，碰上了这位周文……

到底是粉碎“四人帮”，社会风气在变，赵志高为这件不光彩的事害臊了。这件不光彩的事，就像一位严厉的老师，突然间向他提出了一个关于人生道路的严峻的问题：这辈子该怎么过？他不能不认真对待这个问题，以致他苦恼得下班回来就靠着被垛苦思冥想……

唉！该丢掉的东西太多了。以后该从何做起呢？赵志高望着金光闪烁的江面，理不清头绪，也找不到答案，伸手掏出一支烟点燃吸起来。

(四)

周文来到距宿舍楼一里多远的汉江边，老远就看到那棵老槐树下一点微小的红光，那是点燃着的烟头。他信步向老槐树走去。他已经从单位里的职工中了解到，赵志高苦闷时，就独自到这棵老槐树下去。

赵志高对着江面，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，周文来到他身旁他还没有发觉。

“多么好的夜景啊！”周文感叹道，接着吟了一句苏东

坡的《水调歌头》：“‘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……’”赵志高转过头一看，立即把头扭回，深深地低下去。周文看了看他，挨着他坐下，说：“怎么，小酒瓶忘了带？”

如果是别的什么人这个时候来说他这些消遣话，赵志高定会破口骂人甚至动手。因为是周文，所以没有引起他的反感。这倒不是由于周文是领导，——赵志高才不怕领导呢，而是一个多月前在春县如春饭店发生的那件事，周文没有挖苦讽刺他，使他狼狈不堪；周文调到这里来，还叫刘经理为他那件不光彩的事保密，免得他在人前抬不起头，这就使得他对周文怀着好感。

周文看他不说话，又说：“我知道你在想什么——”他续上苏轼的词吟道：“‘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’”

赵志高的父亲生前是个文学爱好者，家里堆满古今中外的文学书籍，赵志高那时候年少志高，满怀理想，学习很认真，跟着他父亲读了许多书，所以周文吟诵，他知道是谁的诗作，也懂得它的意思。他对周文也能吟诵古人的诗词，很惊讶，但此时他无心去考究这个。他嘟哝道：

“周书记，你就处分我好了，何必……”

“处分你？用不着。哪个青年不曾干过几件以后想起来感到脸红的事情呢？我年青时就干过几件……”

赵志高抬起头惊讶地望着他，简直不相信身边坐着的是个党总支书记。

“第一件，”周文说，解放襄阳的时候，我这个炊事班长想捞个机会报仇，端着扁担跟着冲上去。冲是冲上去了，还用扁担打死了一个敌人，夺过他的枪，又用枪打死了他三个。可是饭没及时做好，同志们吃不上饭，把我骂得抬不起

头，还受了个小小的处分。第二件，全国刚解放，有一天我看到一条狗在我们营房外面游荡，我这个广东人爱吃狗肉，就悄悄把狗引到我们伙房里，用绳子一套，就把它杀了吃了，又受了一次小小的处分，结果还向老乡赔了钱。后来我转业到地方，岁数到了，人家给我说了个对象，那女的听说我打仗勇敢，立过几次功，很高兴，可是听说我爱犯纪律，她就不干了……”

“后来呢？”赵志高听得有趣，忘记了心上的愁苦，追问道。

“后来，我把错误改了，那个女的就要我了。哈哈！”周文笑得像个小孩子那样纯真。

赵志高自然而然地联系到自己，发自内心地表示说：“我一定改……改正错误！”

周文脸一沉，说：“你改了也不行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赵志高已经展开的双眉又锁起来。

“只把错误改一改就行吗？小伙子，现在的姑娘不比当年罗。你看现在是个什么形势？全国人民大干四个现代化，谁愿意落后呀？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，没有一技之长，没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贡献，哪个姑娘要你呀？刘经理为你介绍了几个都没有成功，不就是这个原因吗？不看清这个形势，不努力赶上这个时代，连老婆也讨不到！”

“啊”赵志高倒吸一口冷气，浑身冰凉，眼睛滞呆地望着泛着涟漪的江面。他想：我有什么一技之长呢？干饭做成烂稀糊，炒的菜顾客咽不下去，别的也是一窍不通，一事无成……他感到问题严重了，狠狠地斥责自己：“这些年我他妈的是怎么混的……”